

# 辮髮——中國昨天的夢魘

◎ 漢 白

近幾年，表現清代故事的影視多起來，屏幕上男人拖着油光可鑒的長辮子晃來晃去，使這種原本可怪、可笑、可厭的東西逐漸被觀眾習慣和接受下來，並且隨着主人公的英雄行為或悲壯事迹的深入人心而變得有些可親、可愛、可敬了。許多人已經不知道，這條辮子的來歷確實曾經過一段驚心動魄的血淋淋的痛史。

中國明代以前，男人是蓄全髮的，把頭髮全部攏在頭頂紮住，再戴上頭巾或冠。而清朝的髮式很特別，他們是男子剃掉鬢角以上頭髮，腦後梳一長辮。這是清朝的官定髮式。1645年即清兵進關作戰第二年，在佔領南京、無錫、蘇州之後，清廷下剃髮令如下①：

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復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

史載各地遵令派出剃頭匠遊行於市，見全髮者拉來就剃，稍有遲疑即行殺頭，並懸頭於剃頭擔之竿上。當時被殺掉的人不少。江陰、嘉定反抗最烈，致被屠城，死幾十萬人。把一個人們尋常不以為意的男人頭髮問題抬到政治順逆的原則高度，提出「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讓被征服的人在頭顱和頭髮之間只能選擇其一，這種無限上綱，在世界歷史上聞所未聞。

清朝的這種髮式來源於滿洲古老風俗。人們不清楚的是：這種風俗是怎樣形成的？滿清朝廷對這種髮式為甚麼如此重視？滿洲人從未做過解釋。也許是這個問題太觸目驚心了，清代文人所寫筆記、札記甚多，而對這個問題則諱莫如深，我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文獻加以推測。

滿洲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古籍上記載的先秦時期的肅慎、漢代的挹婁、南北朝時的勿吉、隋唐時的靺鞨、宋遼時的女真都是他們的先人。他們生活在黑龍江下游濱海至長白山一帶，長於射獵，性格樸野剽悍。公元1115-1232年，女真人建立金朝，

曾滅掉遼和北宋，與南宋對峙一百餘年。後來金朝被蒙古人消滅，遺族又退回白山黑水間，過起了原始的漁獵生活。

女真人有「髡髮」的習俗，但在建立金朝的過程中，並未堅持成為制度。而滿洲人自皇太極時起，不承認自己是女真的後裔，自定名「滿洲」（或稱「滿住」、「滿珠」、「滿咄」）。他曾說：「我國本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sup>②</sup>事實上，滿族在皇太極之父努兒哈赤時還處於氏族公社時代，沒有文字，沒有法制，沒有統領，他們在黑龍江、松花江、遼河、長白山廣大地帶分為十六個部族，以漁獵為生，相互攻伐無已，明朝設建州、海西、野人三衛以轄之。而努兒哈赤「以遣甲十三副起兵復仇，其始亦不過以一小部落之首長，稱兵聚鬥而已」<sup>③</sup>。他們的風俗都是自發自在、順其自然而來的。十六部中風俗也不全同，如黑龍江下游的「黑斤（即赫哲）、費雅哈二部皆不剃髮」<sup>④</sup>。這說明，滿族開始時並不是有意選擇剃髮梳辮作為本民族標誌的。

剃髮梳辮之俗應來自他們早期的生產生活方式。對於滿族早期的生產生活方式，清史大家蕭一山先生有極簡明的概括。他說<sup>⑤</sup>：

（女真十六部）凡此諸部，皆已由飄泊無定之生活，變行國而為居國，築城而守，射獵為業，各據一方，弱肉強食。當時之城主，即一族之首長，互相攻伐，惟力是恃。

無論是在山林中狩獵，抑或是騎射爭戰，剃去前額頭髮，把剩餘頭髮編成髮辮，不使飛飄，無疑都是更有利於視線和猛烈動作，能夠提高戰鬥效率

的。由此觀之，剃髮梳辮應是林中狩獵活動的產物。這在以弓箭和刀矛為主要工具和武器的時代，不失為一種「先進」的髮式，與戰國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似有同等意義。從史籍中看到，清朝早期幾位皇帝也確是從這一角度提出保持滿俗要求的。皇太極在崇德元年（1636年）11月，曾對諸王貝勒大臣訓誡說<sup>⑥</sup>：

朕讀史知金世宗真賢君也。當熙宗及完顏亮時，盡廢太祖太宗舊制，盤樂無度。恐子孫效法漢人，諭以無忘祖法，練習騎射。後世一不遵守，以訖於亡。我國嫻騎射，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往者巴克什、達海等屢勸朕易滿洲衣服以從漢制，朕惟寬衣博袖必廢騎射。當朕之身豈有變更？恐後世子孫忘之，廢騎射而效漢人，茲足慮焉。

皇太極把保持滿族的服制（包括髮式）特點當作維護民族戰鬥力的重要條件來對待，正表現了他的氣度不凡、目

對山林獵人和行軍打仗有用處的剃髮梳辮，竟因封建專制皇帝的專橫跋扈，一直維持至清末。



光遠大。後來高宗(乾隆)曾說：「朕恭閱開國方略，仰見當日太宗文皇帝特降諭旨，惟恐滿洲廢馳馬步射舊業。」<sup>⑦</sup>從這一角度說，剃髮梳辮提高了滿洲軍的戰鬥力，早期實行這種髮式，自有它的道理。

但是，這種對山林獵人和軍兵有用處的剃髮梳辮，對農耕者和一般百姓有何意義呢？順治二年，清軍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朝的個別官吏為了迎合清軍，主動剃髮來見。清軍統帥多鐸布告說：「剃頭一事，本朝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sup>⑧</sup>這不失為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但當時清廷的執政者是多爾袞，他以「攝政王」的身分代行皇帝職權。是他堅持全國不分文武或兵民，一律剃頭。而他堅持的理由，則主要是出於意氣。

還在清兵入關之初，主要為了使明朝降官表明真心歸順清朝，只限降官和降兵剃頭，並未涉及一般百姓。但那些讀書人出身的降官對於剃頭改裝頗不習慣，紛紛遞上章奏申說不該剃頭的理由。多爾袞把這看成是拒新戀舊的政治態度問題，駁斥說<sup>⑨</sup>：

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嘗無禮樂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之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說。予一向憐愛群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說，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

於是，「留髮不留頭」的〈剃髮令〉頒佈了。

封建專制制度是一種個人專斷的政治體制。全國政令出於朝廷，而朝廷大政決於皇帝。當皇帝決定做出以後，不論這決定有無道理，是經過深思熟慮或僅是輕舉妄動，全國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而對後果是不計的。多爾袞以他的雄才武略、精幹果決，在清初問鼎中原、底定全國的大業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勳。但是他的專權自恣、生雜任情也是很昭著的，以致在他死後不足一月功夫即被諸王大臣指罪謀逆，追封籍沒。專制主義在運作上必然表現出專橫跋扈作用。從多爾袞在剃頭事情的處理上借機發難，反覆其手，幾十萬人頭就輕易落了地，很能看出他專橫跋扈作風的一斑。

專制制度又是一種封閉保守的制度。如果說剃頭梳辮這種髮式在「以戰爭立國」的創業時期不無好處的話，那麼待到守成時期，八旗兵都變成了老爺兵，八旗子弟都已成為紈袴子弟以後，仍保持這種髮式還有何必要呢？努兒哈赤的後世子孫只知保留這種祖制的髮式，以為只要全國剃頭梳辮就「莫非王臣」，可以保住已經腐朽透頂的清王朝，以致太平天國起義專以蓄髮為號召，辛亥革命又以剪辮為標誌，這種祖傳的髮式終於隨着清王朝的覆滅而宣告壽終正寢。

專制主義必定是與人民為敵的。讓全國無論老幼，一律剃八旗兵的髮式，無外乎是為了便於統治。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特別長，統治體制最完備，以致在髮式上也表現出統治嚴密的特徵。他們以為，髮式繫乎人心，髮式一律就是全國一心。在頭髮問題上也不允許人民有絲毫的自由。直到晚清，有些公派留學生在國外剪掉了辮子，回國後也必須裝一條假辮才能

公開行動。辮子還有另一種便於統治之處。據說清代衙役捉人，一手可以抓十幾條辮子，不像民元以後巡捕抓人無從下手。這條辮子不但官府可捉，百姓之間打架也得到應用。魯迅的《阿Q正傳》寫阿Q和小D打架時，都是各搶先伸手揪住對方的黃辮子，然後進進退退，僵持不下。辮子的這種有害作用給晚近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陰影。

小說的描寫有些瑣屑和誇張，但從歷史角度考察，意義也未始不是如此。首先，清朝統治者在全國推行統一髮式，剃頭梳辮是清朝國民的標誌，梳辮就是表示臣服、歸順。一條辮子就是一個把柄，一旦梳了辮子就是「授人以柄」。這樣，就使一切心存僥倖或猶豫觀望的人帶上了投降的標籤，不能再心懷貳志，否則就是叛逆，朝廷可以義正辭嚴地加以討伐。其次，當辮子這種醜陋可笑的髮式在全國通行以後，它又成為人民之間互相監督、訐告、攻擊的武器。人們把不剃頭的人稱為「長毛」，把剪掉辮子的人稱為「假洋鬼子」。這些稱號在近代中國曾經像瘟疫一樣地流行過，使一切希望中國改革前進的人大吃苦頭。魯迅還寫過一篇〈頭髮的故事〉，借人物之口慨嘆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只因為這不痛不癢的頭髮而吃苦、受難、滅亡。」清朝統治者強制推行一統髮式的政策在人之間造成一種互相制約的效應，也許是他們事先沒有預想到的，但實際確實產生了。清初有一首用試帖詩體寫的〈剃頭詩〉，逼真地表現了人們普遍屈辱、無奈又互相忌恨的心情<sup>⑩</sup>：

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

是我頭。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清朝統治者正是在人民這種你剃我、我剃你，你抓我辮子、我抓你辮子的相互制約中，維持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

辛亥革命結束了辮髮的歷史，人民獲得了剪辮子的自由。這噩夢初醒的心情，魯迅有很深切的描述：「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sup>⑪</sup>

辮子，確實是很討厭的東西。

#### 註釋

- ① 《清實錄·順治二年六月》。
- ② 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華書局影印本），頁56。
- ③⑤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頁53；頁14。
- ④ 吳兆騫：《謫寧古塔記》。
- ⑥ 《清史稿·太宗本紀》二。
- ⑦ 《大清會典事例》卷1147。
- ⑧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9。
- ⑨ 《多爾袞攝政日記》。
- ⑩ 轉引自啟功：〈論八股〉，《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3期。
- ⑪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漢白 1960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山西師範大學學報》主編。主要從事歷史和古代小說研究，曾發表〈論司馬光的吏治思想〉、〈論金聖歎的幾個問題〉、〈論蘆溝橋事變的起因〉等研究論文共四十餘篇。